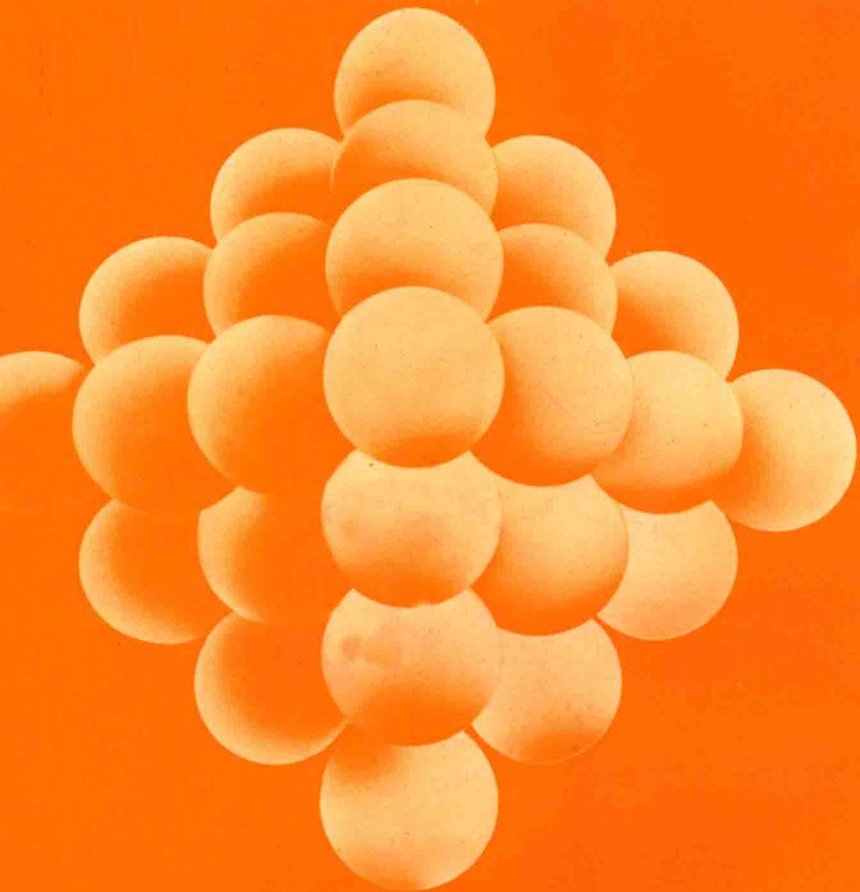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選自甯西朱

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

20 刊叢學文新國中

朱西甯自選集

黎文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

朱西甯自選集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國新文學叢刊 20

著者：朱

西

甯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者：大勵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九七巷十七之一號三樓

發行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總發行所：台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

門市部：台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綜合書城

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

台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

價：

精裝

新台幣

一一〇元

平裝

八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元月初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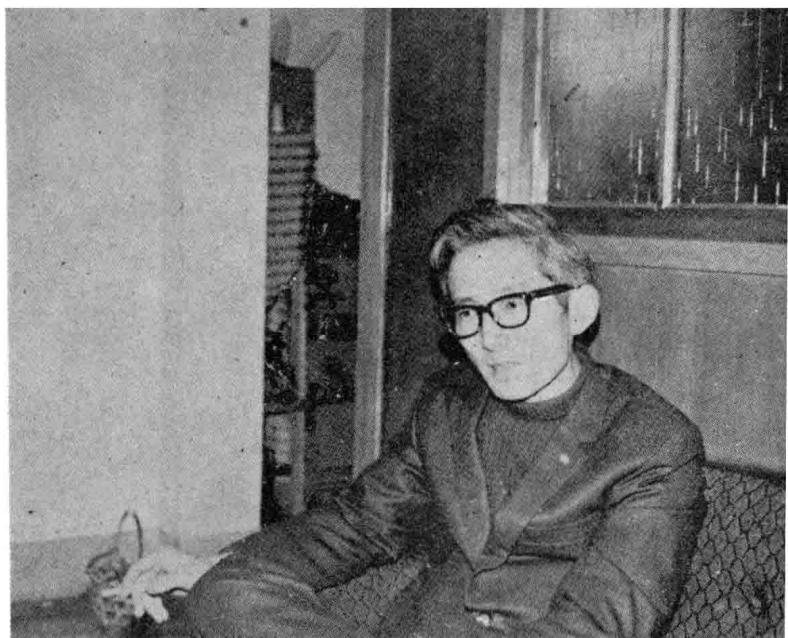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再版

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三版

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





貳

朱西甯

似乎已經不止一次，從這樣低矮的車門裡向外拱，歷
史重演，頭又重重的撞一個正着，撞在車內的門楣上。主
時，好像滿頭的頭髮蓬的火燒起來。

必須像一個班子，在過人的座裡挪着屁股，屈膝
與後折腰，低下頭來……我還沒有熟習坐新車的這些近乎
美德的必須的習慣。

想去看，多結實的金店門框，重重的撞上了，很響的
一聲，咚，以仰裏石。我把〇〇提箱舉起來，咚，檢查

• 錄 目 •

目 錄

素描	生活照片	手跡	小傳	驛車上	新墳	偶	大布袋戲	鐵漿
			一	五	三	四	七	七

紅燈籠 八

屠狗記 一九

哭之過程 一三

冶金者 一六

況在幾點鐘 一九

牛郎星宿 二五

作品書目

作品評論引得

小傳

這位創作態度真誠嚴謹，並以功力深厚見稱的小說家，本名朱青海，生在一九二六年，原籍山東臨朐。青少年期適逢對日抗戰，便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，浪跡於蘇北、皖東、南京、上海等游擊區或淪陷區，斷斷續續的讀書和工作。抗戰勝利之後，仍然半工半讀於京、滬、杭等地，社會經驗與生活閱歷都很豐富，這對一個現代小說家來說，應該是一筆優厚的財富。

從朱西甯一些涉及自己身世的作品裏，可以窺知他雖是小小離家，但所受家庭影響仍然極深。他是他的大家族中第三代第十九位基督徒，他的夫人劉慕沙女士，則已排名到第卅一位。但由於那是個宗教家庭，同時又是個極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家庭，他的兄嫂和姊姊姊丈們不是參加北伐，便是抗日期間從事游擊隊的敵後活動——尤其後者，爲了運用民間武力，不得不參加幫會組

織，以即使向國旗敬禮亦視為「拜偶像」的當時迂闊的教會看來，那種擺香堂、拜祖師的種種禮儀，不啻是離經叛道的異端了，於是被排斥於教會之外。但這似乎不會影響他們的宗教信仰，反而促成他們致力於宗教和民族文化兩者信仰的和諧，也就是基督教的中國化。而兩者互新互惠以至融通的結果，便可能化為一種新體，屬以現代開朗、進步、活潑的中國基督徒的新派。這種意識形態，充分的表現在他的長篇小說「旱魃」、短篇小說「大風車」「哭之過程」（見「冶金者」集）、「蛇」（見「蛇」集）、及雜文「回歸熱」（見「幼獅文藝」二四一、二四二、二四五、二四六各期專欄）等作品中。而循着他的創作發展軌迹尋索，這種思想意識的表達，可能尚在方興未艾的階段。——當然，這只是一種推測，還不能斷言必是如此。

「一個真誠的小說家之誕生，不是父母兩造或上去幾代的祖先所可勝任的；應該是在盤古之世就已懷胎了。」朱西甯在多次演講或接受訪問時，都曾如此強調一個文學家與他的民族文化的血親關係。這是他的看法。如果追索他的小說生命的源頭，至少可以說，他是來自一個擁有文學和藝術氣質極為濃厚的家族。他的祖父是個地道的讀書人（見「中華文藝」六十二年五月號「墨香」）。他的叔父曾根據希伯來文重譯一九三六年本「聖經」，並考據而完成串珠聖經，神學著作每多新獻（見「聖經百科全書」襄助人名表及所著「基督之宗教觀」），並繪製信徒家庭裝飾畫等掛圖（見「旱魃」）。他的兄姊或辦報、或寫作，或從事繪畫、業餘戲劇、或玩器樂（見「

回歸熱」及中國時報六十年五月卅日「一戰風月二十八年」。這些遺傳和薰陶，加之他自己的習畫、習音樂，這些都是孕育和豐厚他的小說生命的重要因子。早期他曾爲自己的小說插圖（如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「碾房之夜」等），又曾以「永在第一線」進行曲獲中華文獎會佳作獎。且在他正式學畫之前，便已在南京「新都」「國民」兩家戲院任廣告師，繪裏那種巨幅的電影海報（見中華日報六十三年三月十六日「我與香菸」）。其所以後來不再彈此調，是因當了士兵之後，不得不一一放棄（見書評書目十五期李昂「朱西甯訪問記」）。然而他之不能忘情這些，可以見之於直接表現的長篇小說「畫夢紀」，而間接則形諸他一般作品的特別注重於「色彩」和「節奏」的處理。

民國三十八年春，他是和他那一代的血性青年走上了同一條潮流性的道路——棄學從軍。從上等學兵至上校退休，這廿五年，誠如他的自嘲「雖乏武功，倒有文治——落得個不務正業。」其實這和他同代的許多小說家、詩人、畫家等都是同樣的光景。這二十餘年來，特殊的中國軍隊造就了他們，他們的投入自也給中國軍隊文化水準的提高以重要的貢獻。朱西甯的前三部長篇小說，和十部短篇小說集（尚有部分散篇未編入者）便是在這個期間經營完成。

值得一提的是他有個美滿而文學氣息頗濃的家庭。其夫人劉慕沙譯有日本文學作品十餘部，長女朱天文、次女朱天心，皆有小說作品發表，稔齡而出手不凡，朱西甯的衣鉢有傳人矣。他們

合家對於花卉、狗、貓等的嗜愛，已經聞名於文友間。而因受了朱西甯的影響，一家人都是嗜書如命，於小說則無不是張愛玲的崇愛者。目前以及可見的將來，他將是一個專業作家。以他的藝術生命正值旺盛之年，將有更豐富圓熟的作品問世，自應是可期的。

驢車上

祇有初春的季風穿過電線才會發出那種音律，很像高家集上那個瞎子吹的十六管笙。在驢車裏面一聽到這個，我就知道要穿過公路了。

跟老舅趕集回來，躺在城門洞子一樣的蓆篷子的驢車裏。老舅買給我幾本小書，都是帶繡像的。拿起這本，又想那本，就索性一本一本先看那些繡像。我能感覺到車身先向上仰，然後慢慢的俯下去。驢車越過公路的路基，我便爬到前面的座子上，同老舅並排兒坐。越過公路，要有一里多的壞路，留在車裏頭，會把人翻到這邊，扔到那邊，一會兒就把腦袋晃暈了。

老舅把鞭桿插進釘鞋的靴筒裏，騰出手抓牢旁邊的扶手。

田裏，撒種的，點豆子的，到處都有人忙着春耕。遠近的村落盛開着桃花杏花，紅一遍，白一遍。泥土蒸發出糞香，和植物抽芽的新鮮氣味。

「老舅，你都看過？」我說的是他給我買的那些小書。

「都忘乾淨了。」老舅咂咂嘴，很惋惜那些被荒廢了的什麼。「我就喜歡隋唐演義。到現在都還記得，第一條好漢李元霸——唐太宗李世民的老四。第二條好漢宇文成都……。」

「岳傳呢？好不好看？」

「怎不好看？就是……叫人不順氣。」老舅回頭往車裏面望了望：「你怎麼把那些小書丟得滿車都是？進去收好。」

「等會兒。」我把手從他粗腰帶裏伸上來，抓牢他。「你說，哪本頂好看，我先看哪本。」

老舅糾着嘴，往前看，身體輕輕顫動着，很快活的樣子。他沒有回答我，卻吩咐我說：「回到家，你要藏好，別讓你佬爺收了去。」他說着擠擠眼，彷彿像他三十多歲的人還這麼怕外祖父，不能不這樣給自己解解嘲。

書是老舅偷買給我的，回去我也得偷着看。外祖父是前清的童生，把這些小書統叫做閒書，不准我們摸它。老舅偏又愛看這些閒書，就像他爲人愛管閑事一樣。

「你瞧，馬絕後那個甩子，」老舅用下巴往前撇撇：「蹲在那兒扒什麼東西……」

從一聳一聳的騾子腦袋上頭望過去，只見前村的馬二爺蹲在路旁，一身又厚又笨的棉襖袴，把他弄得滾圓。他肩背上背着個揹碼子——那是出門裝帶銀錢或者零碎物品用的，搭在肩膀上正好胸前一個大口袋，背後一個大口袋。

我這才發現一個可懷疑的，怎麼人家都喊他馬絕後。「他不是有個兒子？那個走路點腿兒的小獍子？」

「他會有兒子？憑他那副德性！城裏頭育嬰堂抱來的好不好。」

他是什麼樣的德性，我不知道，不過我也是不怎麼喜歡馬二爺，單憑那副長相就不討人喜；人很肥胖，卻是個尖臉子。嘴巴鬆得一點兒收攬也沒有，說不兩句話，兩嘴角就有白唾沫聚在那兒，很貪的樣子。還有那一對終年紅赤赤的眼圈兒，眼睛老愛擠，像是時時在同誰擠眉弄眼的打暗號。

「咱們別讓他搭車。」我說。我是怕座位讓他佔去。

「丁點兒小，就學着不結人緣？」老舅擰我一下腮頰。還隔着一截子路，就喊着招呼：「那不是老二嗎？怎這麼早就下集啦！」

馬二爺蠢動了半天才站起來，手遮在眼睛上往後望。

「上來歇歇腿兒。」老舅把騾子勒住，車子遊過去。

「你瞧我這眼睛，真不中用啦！聽聲兒挺耳熟，就看不清是誰。」

「你在那兒扒什麼啦？」老舅伸過手去準備拉他上車。他那袍子前襟裏也不知兜着什麼，鼓鼓囊囊的。他把袍襟張開讓我們看，裏面一下子土塊疙瘩。老舅把他往車上拉。「你這是搬人家的地來啦？兩年沒買田，就急成這樣兒？」

「碱土；這一遍地碱性大。」馬二爺因為兜上那一堆土，往車上爬就顯得更笨。「一開春，什麼都是迎風漲，胰子貴的還買得起？衣服總要洗。捎點碱土瀘水洗衣服。你這輛車比我那輛高多啦！」

老舅從鼻孔裏往外笑。衝着我說：「讓馬二爺坐吧！你到那裏邊看小書去。」

「我才不！搥死人了。」

「別不聽話，車子趕慢點兒不就是不搥啦？」

這似乎是不便違拗了，好歹別給人說咱們甥舅倆沒上沒下的。我就一肚子不樂意，爬回車篷裏。

「集上也沒什麼可轉兒，你說可是，啊！」馬絕後爬動好久，才把自己安置穩當。

「正忙種的時候，祇咱們這一號的閒漢才趕集哩！」

「唉！啥東西都漲價了。」他反覆看他的旱菸袋嘴子：「就憑這個琉璃菸嘴兒，要我四十